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詩文集彙編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詩文集彙編

《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 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清代詩文集彙編 四四〇

聽雨齋詩集二十六卷附別集一卷補編一卷 吳 照 撰 一

澣雲詩鈔八卷 汪梅鼎 撰 一五七

讀蘇軒詩草四卷 朱 棧 撰 二三三

洗桐軒詩集六卷洗桐軒文集八卷 李周南 撰 二九七

藤梧館詩鈔一卷 孔廣棧 撰 四三七

莫江詩存三卷附朋舊詩一卷莫江古文存四卷莫江制義一卷 陶必銓 撰 四四五

晚聞居士遺集九卷首一卷 王宗炎 撰 五九九

白庵生四歲能作畫及書九歲學詩自是未嘗一日去詩不學也今年四十有詩十卷凡幾百篇負才名三十年困諸生籍既貢入太學不用久之始以校官待次行省未嘗有幾微不平之意見於詞色嗜酒色喜名山水與朋舊言多談諧大噱嘗自喜家無擔石終歲奔走鬻文於外當世賢士大夫咸降階申禮白庵高座抗詞岸然不懾也意有所蓄輒傾吐無餘期盡其意而止未嘗旁有顧藉及夫去就取舍務在自適不可抑而致也故其詩雖轉益多師不名一體然其勁氣直達指事類情無復遺蘊適如其爲人而才又足以運之古人有言曰文者未有不言其心之所明者也又曰詞至於達而已不可勝用矣其白庵之詩之謂歟余性剛寡合略似白庵故邂逅相遇交相得也輒

四序

風方勁歸人首路山川修阻相見無期書在簡端以志游好癸丑十一月望日江都汪中叙

予向聞白庵之爲人未嘗見其詩上年游江都見其兄退庵思見白庵之詩復游漢陽稍見白庵所爲長句益思見白庵不可得是歲十一月還揚州始見白庵白庵得見予詩予固未嘗多見白庵之詩也今年來南昌重見白庵乃得徧見白庵之詩甚矣白庵之詩有似乎其爲人也白庵四五歲母夫人教以詩九歲始詩既爲諸生有年入貢太學不用詩益工爲人訥訥然錚錚然其交於人也意弗洽一言不可得及其所善雖或不與之近益與酬酢不休篤於昆弟故舊負氣誼議論古今人事不假借意盡卽止人莫測之白庵之爲人若此卽令不以詩見吾知白庵之有以不沒於後又况其詩之工若斯也予觀白庵之詩上自漢魏六朝出唐以逮宋金元明靡不融會變而通之故其詩沉鬱雄放蒼秀超拔不名一家而自成其一家之詩焉白庵詩既工偶作畫及書亦如其詩雖然白庵之詩有不爲世所說者此所以爲白庵也噫知其人者或寡矣豈獨其詩也哉白庵南城人爲校官待次省中予好其詩知其人是爲叙乾隆五十九年十月十九日金匱徐嵩撰

四序

白庵知名當世久乾隆癸丑子宰廬陵白庵假永新校官會學使者試吉安白庵來郡城朝夕過從相樂也探其篋得所爲詩兩巨冊急錄得副本別後時吟覽之如對白庵焉白庵與世少俯仰以故知白庵者多而嘗議之者亦衆今歲秋踏省闈不備盡取其詩極意刊落釐爲若干卷將授諸梓而問序於子子以爲白庵天才縱逸酒酣而熱議論古今得失侃侃終日夕不倦今年甫強仕出其所見將大有用於世當不僅以詩著也然世之君子讀其詩亦可毅然想見於其人甲寅十月二十三日陽城張敦仁撰

序

三

序

四

嘗聞昌黎子有云氣水也言浮物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又張文潛云文以意爲車意以文爲馬理強意乃勝氣盛文如駕士人挾三寸不律輒欲突曹劉之牆摩屈宋之壘使非有真氣撐拄其間縱復滿紙琳瑯終然盡耳及讀李獻吉自序其詩有曰余之詩出於情寡而工於詞多每自欲改之以求其真獻吉爲一代英絕領袖以拘於體格致有摹擬剽竊之病故不免如楊子雲悔其少作也可知詩教專以道性情迨以才學爲詩以議論爲詩已落第二乘義降而擗擗割裂依樣葫蘆直自鄧無識爾已余始識白庵於畢弇山制府座上議論風生意氣豪縱竊聽其爲非常人今來豫章值白庵刻其詩集已成索余一言爲序余受而讀之見其少引聖籍多徵天然一字一句無不自肺腑中流出至其大氣盤礴暢所欲言又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龍蛟龍萬怪惶惑令人舌撝而不能下口呿而不能嚼也此白庵之詩所以不必沾沾規倣古人而自與古人之論適相合也昔杜少陵集所載多四十後詩四十以前存者寥寥無幾蓋所謂老去漸於詩律細者今白庵年甫四十所造已若是余又安能量其所至哉甲寅長至後一日陽湖楊倫拜識

白庵先生梓其詩於章門余既受以卒業因作而歎曰文章者心術所形非可襲而取也而莫形於詩詩之爲教本乎性情依乎學問非取原於道德則其旨不遠而非究辨乎聲律之陰陽則其辭不文自唐宋以來名家者不過數十人其人皆胸有千古識逾萬夫非僅自命爲詩人已也其意之所至舉天地萬物之變人世夷險曲直之情僞搜奇抉怪靡不畢宣而已之性情心術肖之以出音之抗墜高下亦因之而變令千百世下讀其詩者如見其人焉世卽不欲以詩人歸之而不可得其餘工吟咏者騁奇闢麗惟其辭之工而不必其理之當而談道之儒矜言義理薄視辭章至與能詩之士較聲律於毫釐則往往漫漶恣滯而不能舉其辭故善爲詩者未有不才與志合道與藝俱

序

五

者也今白庵之詩近之余之知有白庵自總角始時方從塾師受句讀未能知白庵也洎稍長知慕古人爲文辭乃能讀白庵之詩既而與白庵並出覃溪先生之門則愈益親愛白庵職世奇才而遜志於學虛懷樂善不苟求異於人而極其才力縱橫上下雖古人亦不肯多讓其學於經傳文藝無所不通自幼卽工爲詩中年出遊吳越每歸而其詩益肆雄奇磊落適肖其爲人白庵爲人敦孝友重氣誼然諾必誠取與不苟視世之富貴利達泊如也少時食貧卽負米四方然其性情高曠超然孤寄不欲輕受人知而一與契合久要不易其人如是故雖負詩名於當世久而知其人者益寡也今夫裁桐而爲琴被以朱絲令善歌者鼓之野人孺子皆知其美也然至其心之精微如怨如

慕如悲如喜則雖審音者亦不能知其意趣之所存夫人之知其不勝於己之自知也明矣夫君子固不靳知於人而人無不知然其浩然自得之懷雖知之者有不能盡且卽人莫已知而君子猶將歌詠乎風雲狎友乎魚鳥閑然追古人于千載之上以待他日子雲者出其必不肯以一時之名而墮千秋之業也此昔人所謂知我者希則我貴也余嘗與白庵縱言及是白庵以爲然故於其屬序也書以質之乾隆六十年乙卯歲季夏六月十四日新城魯嗣光撰

序

六

白庵以詩游四方而予之知白庵也自司訓其邑始時白庵方里居食貧以養入其室蕭然白庵豪伉洞達視一切榮利略不介意獨與其兄退庵肆力詩歌未嘗一日不自得也故其詩宕而逸麗而肆絕出氛埃之表予固以服其氣之全矣旣而白庵名益日起南遊吳楚北之京師所至皆倒屣一時賢士大夫無不推下之者於是予不見白庵十年矣今年秋相遇南昌得盡讀白庵所爲詩則指益深格益峻悲愉悱惻寓於勸懲使人得諸一唱三歎之間蓋不躍躍於今日之名而取必於後世之傳者也嗟乎名之能損人也久矣白庵不惟氣之勝而求足其志故恥虛名而學日益自古垂世行遠有不由此者乎因爲述前後所得於白庵者如此以見白庵之不可及而予之愧不敢

望白庵者非自今日始也乾隆乙卯八月金谿楊譔叙

七

八

白庵靜者也白庵之詩亦以靜勝者也夫金鐘大鏞其聲宏然及其末也清凝幽渺不可髣髴要其宏然時已涵具此聲聽之者初不察也夫洪波噴涌驚駭耳目而起落跌宕未嘗不出於自然隼鳥之奮飛也盤雲而摩霄然舒舒焉迴翔自得駿馬之行日千里不息不汗此數者皆天下之至動然未嘗不歸於靜此所以動而不可亂者也今白庵爲人軀貌偉岸以氣自勝遠視高步不可一世年四十塞於時榮未嘗少挫屈與人論議直決胸臆無所辟然志愈抑神愈斂處纖芥之事不苟隨至於身世大閑則持之尤力非有內心而守之以學惡能若是故其詩亦如之和平冲逸甚肆而度絕乎崑浮躁厲之氣彼以縱橫馳驟多白庵之詩者失之遠矣予故與白庵同出門溪先生門然各不相知人亦未有觀其深而爲余言者今年秋九月晤余於豫章數與之處言論往復意蓋相得白庵乃出詩集屬余以序余受而讀之因白庵之詩以信白庵之人又卽白庵之人而益知白庵之詩知其皆以靜得者也故還以與之白庵臨川樂官譜撰

照南之從子游蓋十餘年於此每一見則其詩一變初爲盛唐
既而出入中晚近又參以南北宋諸家人謂照南學之富才之
長故能無所不能而人莫能擬議以測其變化余獨謂不然心
之精微發爲聲詩猶雲之族於天而水之演漾滙於江湖也山
雲草莽水雲魚鱗落雲波水肖其類應以感之而未嘗有同焉
者泉正出爲濫縣出爲沃同出爲肥尾下出爲漢魁大小曲直
而未嘗有定焉者況於歷歲時之久經境遇之異感關山行旅
風土之別其詩不能以無變明矣雖然變者其格律聲調人可
望而知也若夫學問之盤鬱蓄積與志節之英多磊砢蓋有不
得而變者存人固不能知也照南爲人勿勿乎其確也顧顧乎
其自守也尙其志於不屑不潔而抗其心於有所不爲加以學

序

九

問之淹洽穿穴經史上溯說文解字之原如是而發爲詩有不
兼該衆體而斜見側出不可方物者乎格律聲調之說豈足爲
照南道也哉世人讀照南之詩因以知照南之學由照南之學
想見照南之爲人有不徒以其詩重者矣余兩至豫章識其人
才最盛而近以詞章經術見者尤多如曾轉運煥魯孝廉嗣光
吳太學嵩梁皆於照南之詩之人歛手推服無間言今歸而選
授校官用詩以教其邦人弟子胥崇尙於學問風節之大將像
章之詩千彙萬狀駸駸乎其日盛也余雖老矣恐不及觀其成
而竊於照南有厚望焉爾嘉慶二年丁巳八月青浦王昶書時
年七十有四

今之稱詩者皆務極其才之所到不爲限制夫豈特不爲限制
而已且若惟恐其才之瑟縮而不得騁焉故必拍張叫號揮霍
凌暴以自爲雄旁睨者驟震駭以爲奇爭相與稱之而好學沈
思之士頗不然之何也爲其意盡也詞熟也味短也調雷同也
徑直而無回曲也縣殺嘈襍而感人淺也予三十餘年以來閉
戶一室苦吟獨賞不與人相酬和人以爲予用意在窮經攷史
而不知所深好者惟詩南城吳君照南天才亮拔賦才桀驁初
授予詩予卽驚嘆後乃彌自歛抑熟精小學談說文偏旁攷後
又刻說文字原攷略卓然一善著書人也善著書者未必善吟
而茲乃彙其前後所爲詩併付諸梓曰聽雨齋集以予相知有
素仍屬以一言夫照南初授予詩其風格直逼盛唐今乃撤盡

序

十

藩籬不規規仿倣然轄束其奇氣於尺幅中短言之不見其促
長言之不見其賸深言之不見其奧淺言之不見其俚蓋自有
君形者存而豈拍張叫號揮霍凌暴以自爲雄者所可同日語
哉夫當其涵濡浸漬於唐賢之中若惟恐其才之盡者然而偶
然放筆才驅氣駕怪怪奇奇祇以自嬉及其絃外有音一語耐
百思此非用力數十年之久未敢以爲必得之者而照南之詩
乃與予不謀而合信乎自有君形者存而妙處環生不可端倪
矣蓋予與唐人最賞會者前則少陵也中則昌黎長吉也後
則義山飛卿也其送別云柳條本是無情物折與多情但益愁
照南亦云三十六灣明月好晚風楊柳奈愁何予與照南相視
而笑莫逆于心斯集名聽雨司空表聖詩品云玉壺買春賞雨

茅屋夫雨可聽亦可賞噫照南其自此遠矣嘉定王鳴盛叙

於大江西有談者曰一人焉能小學能詩能畫能酒則必知爲吳白广又於江淮之南北燕趙之間梁齊楚越之會而談者曰一人焉能篤友能負奇氣能劇辨能傾倒一時貴卿鉅公以貧諸生累致數千金輒緣手盡不少恡能豪吟跌宕綺羅絲竹之鄉能蕭然高寄山清水幽之地則又必知爲吳白广白广蓋可謂無不能者矣而余則又知其于骨肉也篤其不學而能者厚也與余言至其先人之遺訓及兩母夫人之所以撫且教者未嘗不欲獻流涕且以少時跣地習悔也白广之能蓋可謂有本者矣而獨惜夫白广以無不能之材且賢若是而翻不能于壯盛之年大其用而發究所業於世也今白广髮白矣其素不能工者俯仰之習嚙嘶之語而窮益能工者則尤以詩白广詩不主故常法古而不襲趣新而旨遠愈變而愈上要其歸能使子載下讀者得其性情焉而因以爲教亦其業之所能及也余交白广少後而白广于余爲篤故得白广爲人也詳而知其詩也亦最確每感其有能而不能者爲綴而筆之大庾梅花閣也士之韻高絕俗者宜焉抑得春憤遲暮矣今白广一稔於是其遂將偕其徒蕭然言詠以送老而冀傳遠者乎抑猶有厚培植登晚實而調羹鹽想也二者白广能得一是焉其足以自慰獨故人能千里而思之不能數一堂而同之此余之所以日手是集而舉然神往不已也嘉慶五年三月望永豐張瓊英書於瑞金學舍

嘉慶甲子之春我太守珠公延南城吳君白庵來主紫陽書院講席白庵博洽通敏人皆知之余又見其所著書曰說文偏旁攷說文字原攷略知其熟精小學小學者文章之根荄昌黎所謂凡爲文辭宜略識字者白庵有味乎其言矣余於六書之學亦嘗略涉其籀故余之知白庵抑又有深焉者而白庵之於余則一見如故交言其十餘年前從汪容甫所知之容甫又以余所著九穀攷等書貽之且及余之爲人語多獎借有非余之所敢當者容甫之於人也雖許可而易觸怒對人輒作白眼若其人知名士益難稱其意或逢迎之蹙額而旋其面少焉麤言細語嬉笑怒罵不顧人之能受否也余每從間處譬阻之則曰若空空乃爾雖吾親弟也吾能假借之耶以故人不樂近之曰吾

月

奚必逢彼之怒也顧與白庵獨相視莫逆而序白庵之詩凡夫幼挾宿慧長乃益騫性情之灑脫聞望之洋溢與夫交遊之廣學士大夫之容接莫不一一詳之無枝言無溢辭至論白庵之詩則曰勁氣直達指事類情無復遺蘊適如其爲人而才又足以運之文言其心詞至於達序白庵詩如見白庵矣余昔與容甫交垂二十年其稱道人善解若是者王懷祖劉端臨李孝已三人者天下士也王劉在都時吾所日夕往還者李則由容甫以交於余曩與容甫論當世學者輒舉此三人三人外稱許之者蓋寡矣今容甫下世十年使其尚在而促席論心必爲我津津樂道白庵不置也白庵豪邁豁達博聞強識一寓之文章歌詩及其書與畫由其所可見者以知其所不可見者烏能測其

底蘊之所及耶四月既望歙程瑤田叙時年八十

序

余今始識白庵于揚州然余之識白庵久矣余之識白庵以其詩以其畫以其所著不可一世之氣與其盛然不自掩抑之情而白庵之識余也未見則以其畫寄余既見則遂以其詩屬爲序古者一書不兩序今茲序白庵詩者舉天下名能文章無慮數十人皆樂爲之言其于白庵之才之學之志發揚蹈厲固已無所不至余何以益之且使舉天下名能文章數十人猶未足以發揚蹈厲乎白庵之才之學之志雖益以余又何加焉然而白庵之屬余序也勤勤如不容已如不及待亦顧何哉徒以余未見白庵而能識白庵也天下識其面不如識其心識其心不如得其人詩也者固肖乎其人以出而載心焉者也余始未見白庵讀其詩識其心而因以得其爲人則雖終老死不見白庵

序

六

其于序白庵詩莫余宜乎亦既見之而辱重屬之也哉余嘗論古今人遙遙不相見獨其精神之相接懸解冥契恍然如一日者獨賴文章而詩其最也詩之爲道上者積心焉下者積字焉非積字焉無以載其心然所爲積字焉以載其心者非以矜寵乎目所見之人蓋將遙遙以待後千百世目所不見之人已爾人生忽忽一世一世寢而爲千百世目所見之人寢而爲目所不見之人然則後千百世目所不見之人猶之生並世目所不見之人已爾能使目所不見之人生並世而有以得之則夫後千百世而亦必有以得之白庵之詩固將以待後千百世目所不見之人必先取決于生並世目所不見之人以生並世目所不見之人之嘗有余也則余之序白庵詩誠烏可待烏容已

遂爲序之如此嘉慶甲子冬十月長洲王芑孫

序

六

聽雨齋詩集卷第一

南城吳照南

古今體詩

天一山晚眺

遠浦樹蒼蒼，千山帶夕陽。晴風浮郭郭，煙火隱帆樯。樵唱投村晚，鐘聲出寺涼。遲歸待新月，清興一時長。

友人惠茶盡墨竹報之作長句代東

泉有品，目茶有譜。桑苧翁經，我曾親水曹雲屯。預儲待最好，寒宵及炎午。惜哉頭綱不易致，徒令文字撐腸肚。君家建溪摘雲腴，頻勞惠我澆。今古徑須煎點手，白親涼意初過豆。花雨松枝煙裊出，竹虛耳邊帆帆山岡車。白花光浮定瓷白，俗客謝去堂

清虛一旗展，放色幽靜兩竿寫。出枝扶疎清風只在梢，葉上健趣真教孤閣除。掛君素壁邀君賞，吸茗欄前意酒如。

郭根庵先生枉駕草廬即席賦

柴門低處下盤輿，凡有茶甌案有書。白酒黃鸝情款款，青衫烏帽影疎疎。一江水滿颿將掛，兩卷詩鈔畫不如。花裏琴聲聽未厭，誰教回首憶鱸魚。

十四夜與天池對月

一年已負春花發，勝賞猶能對秋月。花月於人不可兼，人生聚處烏容忽。看君顏狀苦癡飢，我亦蕭騷空賦詩。那能長此樽前共記取，風疎葉落時。

中溪魯上舍 筆態 惠茶及茶具賦詩奉謝

平生好茶如好色，花乳輕圓比傾國。冰漿遠汲神功泉，神功泉在麻姑山去郡城十五里石鼎雲烹候消息。中溪我豈求童蒙嗜好，可憐捐不得。豈無茗飲盡濃煎，梗葉沉沉掩而黑。魯連玉貌居比鄰，屢過山房結新識。怪坐團蒲生睡魔，豈料相如有渴疾。銀瓶贈我終

電囊，腹腹盡是釵頭香。攜來茗具陸家製，掃除花徑童奴忙。穿心鑽透風火速，折脚鼎置埤垣旁。謝君厚意太周密，遣如願婢

貽餘妝。君盍遲歸且，憑几請得為君論。茶理壺中滿瀉色，香味嫩葉荷青猶彼美。初看娉婷十二三，旋成碧玉小年紀。三巡殘

勝餘芬芳綠，葉成陰子結矣。

憶華子岡是麻源第三谷

華子岡頭路，十年曾兩經。每來想山下，石竇風冷冷。瘦竹罩煙翠，嬾雲低欄青。吾將學漁釣，早晚帶簦簑。

贈陶適齋先生

陶公歸栗里，種柳復栽松。恬澹人難學，琴尊客樂從。臨河聞颿影，過雨認山容。卽此可娛老，獨尋書味濃。

偶然作

東坡不喜史記，廬陵不讀杜詩。胸中自有定見，何用衆口一辭。

余將遊越，家兄將之羊城，慨然有作。

母老憐兒別，兄行意轉悽。那堪兩兄弟，各指路東西。瘴雨投南海，嚴風入會稽。倚閨懸眼切，分把尺書題。

弋陽至信州口號

寒林漠漠織青煙，風日依微卯色天。百四十里上灘路，電浪高

於劔子船

信州口號

啞啞凍雀繞林間
婀娜帆隨岸脚殘
雪壓蓬新放霽推窓便
看信州山

寄余瑞九

君到杭州日余猶滯富陽遙憐雙槳快春夢宿維揚

杭州對雪

曲江春尚淺嫩柳不勝折
意外有飛花幾點疎疎雪

凍雲寒不散薄醉撥爐灰
明日孤山上應添幾樹梅

飲鄧秀才其想竹西書屋

沙岸初收雨溪橋乍放晴
故人藏斗酒邀客聽啼鶯
坐覺林泉

美開深邛察情數來應不厭
預約話長策

南豐訪故人一首

杳杳望軍峰浩浩流肝水
行行念故人迢迢隔百里
幸逢天氣清渾忘艱步履
林鳥戀餘春山花落紅蕊
時憩松下亭微風亦可喜
遠從碧樹間漸見炊煙起
斜日在高城君家可遙指

入麻姑山

嵐氣滿西南高峰露精爽
躡足探靈蹤滌慮喜心廣
石磴何盤迴龍門忽瞻仰
白日射飛泉萬古相摩盪
路轉見樓臺地平鋪繡壤
幽徑夾松篁翠色積千丈
微風送梵音泠泠鐘磬響
一身寄寰中安能脫塵網
敢懷作者心亦有餐霞想

鸞鶴振清音羽蓋翩然至
金盤羅珍羞開話桑田事
神仙豈妄

哉煌煌魯公記松影石壇高
幹古色逾翠變滅碧蓮池水
空鮮媚平生好探奇幽境闢
靈異明當問山僧先喜清夢寐
久愛茲山遊遂借山中住
草屋三兩間高岷陰佳樹既喜驅海
暑暫得謝塵務樵歸谷口雲野色
蒼然暮新月掛煙蘿微涼生
薄霧澗泉流潺湲枕側驚獨寤
會意默無言是中得禪悟

山中歌招退庵家兄并余陶二子入山

雲靄靄兮峰矗矗上峻嶺兮轉平陸
中有桑田兮流泉飛瀑幽篁夾路兮
藤覆屋君胡爲兮遭徊對明月兮悵
幽獨朝蘭露兮可餐暮石池兮可浴
聽松聲兮捲潮聆竹韻兮夏玉風之
來兮起蒼龍摘山果兮充珍饈鸛吟
鶴唳兮奏新曲望夫君兮早來心渺
渺兮長極目

山中對月

月出山悄然照見太古色
命酒坐竹林風露轉蕭瑟惆悵思美人
離思渺無極

諸公訪余於麻姑山

山中甘寢不知曉窓上綠光喧
野鳥羣公訪我來丹霞竹裏相迎
真絕倒此地桑麻別有天
居人耕鑿不知年請看谷口
來時路古木雲深若個邊

池館

池館綠楊西春禽帶雨啼
數聲幽夢破一榻曙光低
草綠全侵幌花香欲染泥
稍聞簷溜止吾欲過前溪

野興

驚雷急雨響茅檐料峭風聲入夜嚴侵早踏泥看江景橋南橋北漲痕添

出門

貧士愁遠行畏首復畏尾既苦西北寒亦戀東南美必欲計萬全四方安所止不如隨所適長路有知己歷歷指關河蕭蕭戒行李霜寒雁影孤日白風聲起親交勿動懷遠遊自茲始登堂拜老母老母命兒起謂兒有遠行回憂伴作喜筋力吾未衰長途兒自理感此益傷懷淒然淚墮矣殷勤顧長兄居家得倚恃知君孝養人時能具甘旨此別動經年離情烏可已

夜坐

亭館蕭疎竹石傍恰於書几置繩牀月明一榻尊虛酒鶴警三更夜有霜謀食之才真悔懶見人儘拙尙稱狂歲云莫矣歸爲得白髮紅顏淚滿眶

贈汪文學

感遇憐君志未舒年年辛苦覓圖書而今半百鬚如戟欲傍青溪學釣魚野草曾生無患子江禽亦有信天翁如君爛漫渾相似萬事從教馬耳風

湘江詞

晴雲鋪絮浪花浮曲曲欄杆水上樓一自湘妃遺淚竹至今湘女善含愁

浮湘

屈宋賦香草其風百代長才人多在楚名士喜浮湘我亦攜瑤瑟清音奏羽商悵然懷往哲愛惜是韶光

衡陽舟中漫興三首

萬壑千峰香靄間蒲帆葉葉指前灣湘波寫出青天影臥看衡陽九面山

層層竹樹間人家鹿眼疎籬傍岸斜幾稜田分山上下黃金鋪遍滿藤花

百丈繩牽上水灘急流如箭湧狂瀾貪看兩岸煙嵐色忘却篙師著力難

憶家兄退庵

雨冷香清對榻眠牙籤詩軸洞庭船重來獨聽瀟湘雨紙閣低徊十二年

新柳

新柳帶新愁含煙拂畫樓斜陽一片影空翠滿簾鉤應有中閨婦關情楚水頭春風總多事攪亂是離憂

寄陶仲良

故人皆作客而我又浮湘聽徹衡州雨懷君倚水陽時仲良客衡州與安寒隨花事減詩借酒杯狂何以銷閒晝驅愁卽樂方

湘水多湘竹沿江一帶青茫茫懷古蹟把酒讀騷經山鬼窺人笑江狔帶雨腥念君昔遊日遺曲可曾聽衡州仲良舊所遊勝地也

登回鴈峰

策杖度危峰煙嵐帶雨濃湘流如一線秋色幾千重雲濤巖頭

清代詩文集彙編

竹苦深石上松寺門聊小憩聽打午時鐘

遊花藥山 山有寺額曰瀟湘第一山

寬徑穿林路幾緣野塘芳草綠回環微風吹送桃花雨人在瀟湘第一山

雨中遊花藥山過清淨禪林題壁

嫩寒側側雨如麻密竹深林一徑斜客戀晚春尋藥草路經古寺問桃花殘棋局散香消鴨壞壁詩題墨點鴉我亦偷閒惜清淨東風何事滯天涯

贈衡陽魏生 焯

五色禽飛入夢來心花朵朵筆端開怪他馬上人爭看十歲衡陽小秀才

郴州道中口號四首

綠樹蔥蘢帶曉煙籃輿高下望山巔貪吟學士柳江句迴首瀟湘若個邊 少蘇詞云柳江辛白送柳山爲誰流下瀟湘去

藤葉松陰夾道斜無多茅屋野人家一聲人語驚山鳥桐樹無風自落花

風自落花

山川幾稜紆鑿方塘農務春來處處忙截取娟娟原上竹盡編鹿眼護新秧

遙徑香風撲面吹漫山花草太紛披長紅小白無人識更欲踈窓注楚辭

暮色

一片瀟湘色蒼然赴暮愁孤吟入竊窺短棹任夷猶翠染巖花

淫寒生斑竹秋晚來衣帶冷月出白蘋洲

自祁陽至零陵舟中漫賦

亂雲排石壁漏出夕陽紅灘響篙聲關颿低岸勢雄無多茅屋子間有釣魚翁處處聞香草湘源在眼中

望九疑

九峰分九派九面九疑青四水流南海其餘入洞庭傳聞明月夜帝子降雲軒欲聽簫韶曲若煙接杳冥

湘江對月

萬古湘江月空山夜色蒼波沉環珮冷光散水雲涼清露沾衣潤孤樽引恨長誰家歌水調離緒渺難忘

指頭畫墨竹歌

平生愛此君寫出瀟湘影槎枒肝肺生青翠十丈寒梢借墨暈

揭來五月瀟湘遊叢篁翳亂蒼梧秋湘君夫人淚痕不得滅猩啼鬼嘯幽巖幽是余十年圖畫所彷彿何意此身親至湘江頭

洗我水巖之鵲鶴拂我溪藤之冰玉踰巖一斗傾食盤五指先將墨花漉翻手覆手坡欄皺爪甲痕拖苦蘚綠直竿天矯巨擘

先飢葉離披將指獨江雲低天風雨來滿堂涼氣無氛埃湖州

無人青山施誰能爲我收戰材噫吁噫天地一指指非指家嬰妙論通畫理與之所到神先全不在區區形似可憐無益費

經營學道無成吾病矣不如此手持壺滿瀉玻璃鍾放眼一笑瀟湘空

零陵

零陵古時郡往蹟至今留環珮淩湘浦山川屬柳侯我來吹鐵笛風冷九疑秋何處尋香草溪巖曲曲幽

題竹林寺壁

微雨點苔徑蒼然修竹深野花多傍砌山鳥故喧林煩熱白人世清幽宜我心老僧能愛客茶話小亭陰

干越訪劉布衣勳

柴門依約倚江隈雲樹多情喜再來秋水船隨湖鴈至故人尊向桂花開貧專邱壑憐衰病老閱風霜作散材我欲買山同卜築青松翠竹許分栽

題梅庵庵明經看弈圖

與鄧石谷翁也

圖中對弈者爲陶適齋先生梅庵明經看者也

青簟疎簾畫漏移桐陰秋冷響枯棋是誰寫出夢州句局裏贏局外知

碧水空明一曲寬菱荷風裏客憑欄平生亦欲支頤看最怕當塲歇手難

小盤谷歌爲魯侯愚先生賦

上嶺勢陡人仰面嶺上屹呀看不見進來谷口形彎環百步九折何盤盤盤裏林深隔內外盤中旋轉天地大魯侯結廬在盤上盤之景物筆難狀泉流石罅如雨飛坡磳層疊瀉出之石堆牆腳仍遶泉溼苔上壁輕於煙松花吹粉黃幾簇櫻桃棹棹出屋雨膏滋潤土脈鬆疏宜早韭兼晚菘竹枝紫架瓜藤長茅齋綠陰南風涼鷄鳴高樹日卓午睡起茶煙颺幾縷二三隣叟

不速來新鴛酒酌山花開舊日丹黃書在几公之結習在此矣我來從公遊六月如涼秋舉酒勸我屬我歌盤之曲折身經過見公嘗有好顏色此樂外人知不得

鄧家園看桃花

過橋穿徑得花邨蝴蝶成團氣候溫一樣紅妝有濃淡要回頭看更銷魂

幾株西亞幾株東紅得斜陽不覺紅若箇春人試春面單衫綽約倚簾櫳

綠楊綠柳一層霞分外風前笑靨斜莫怕顛狂忒無賴一春幾日有桃花

聽雨齋詩集卷第二

南城 吳照 照南

古今體詩

湘鄉夜泊

微雲縹緲映湘波，遠客孤舟聽榜歌。
三十六灣明月好，晚風楊柳奈愁何。
三十六灣水名

新化

一縣羣峰裏，馳驅我馬馳。
春愁三月暮，客歷萬山來。
板屋人煙少，沙田暮雨催。
吾生信羈旅，排悶一銜杯。

新化道中憶家明經

時客岳陽
嶺路千盤細草春，兩邊喬木雜叢筠。
山禽啁啾巖花笑，板屋中

聽雨齋詩集卷二

問著此人

濯錦坊前重握手，借梧軒長沙試院西偏裏更持觴。
湖南萬里青青草，羨汝題詩到岳陽。

新化縣齋言懷

徧灑窮途淚，飄然到此間。
地原通嶺嶠，俗半雜溪蠻。
瘴染重重樹，嵐蒸面面山。
日長得消遣，暫倚酒開顏。
楚國多哀怨，千秋獨至今。
滔滔孟夏月，酌酒青楓林。
落日嘯山鬼，淒風鳴怪禽。
平生一鐵笛，夜半老龍吟。
先子鳴琴日，秋江采澧蘭。
琴聲彈未盡，蘭草忍重看。
淩水流波咽，南湖夜雨寒。
十年三作客，雙淚幾會乾。
鬱鬱居無賴，吾將度碧湘。
山瞻衡岳峻，波下洞庭長。
節物催人

易交親報札忘詩真，作蠻語醉倒竹方牀。

碧眼泉

夕陽紅過明宮路，人影斜長高似樹。
爽秋踏綠訪古泉，綠坡下壠始一顧。
鑄宋碧眼年月無，苔草蒙茸字微露。
勿邊老竹浸短柏，竹葉青黃聚無數。
居人種菜東西畦，川汲朝朝雜泥汙。
剖開鰾腴須金鏡，可惜靈源久蔽銅。
此泉此泉歷年歲，晦靈那不感遭遇。
定知寒冽沁齒甘，品題已後陸家注。
一泓空想虛明時，林際寒蟬咽天暮。

歲暮登滕王閣

鳳凰灘急水東流，吳楚帆來檻外收。
黯黯雲低將釀雪，栖栖歲晚一登樓。
江山勝處憑詞賦，冠蓋前邊羨鶴鷗。
我欲粉廊懸硬

聽雨齋詩集卷二

筆酒帘先晉近江頭

懷家兄退庵

山光物態媚春晴，芳草青園益國城。
酒伴稀疏人又遠，綠楊枝上正啼鶯。

古意

東風入我門，何曾解憂樂。
儂願催花開，風只吹花落。
江水淚痕多，淚痕在何處。
郎歸儂淚乾，郎又出門去。

爲陳大億萱題錦江春夢圖

濯錦江頭細錦鋪，浣花溪上百花扶。
一場春好成春夢，到得春歸夢亦無。
當年宦蹟共雙溪，墨瀋猶珍舊口題。
我亦披圖雙淚落，煙昏月